



微型小说

回王洋

## 心中的刀子

周军进入李总家中后发现客厅里有一个人,当他看清是李总13岁的女儿李苗时,他才稍稍喘了一口气。正在看电视的李苗发现客厅里突然多了一个人,她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,那个“啊”刚喊了一半又被她生生地咽了回去,她甜甜地叫了一声:“周叔叔……”

周军来之前打听到李总正和外商座谈,李总的老婆去了日本。周军原来跟着李总干,那时的李总还是一个小科长,当小科长爬上了总经理的宝座后却把周军一脚蹬开了。周军下岗后迷上了彩票,刚开始买得少,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拾。老婆不给他钱,他就去借,当亲朋好友再也不借钱给他时,他决定去偷,他看中了李总这条大鱼。

苗苗问:“周叔叔,你是来找我爸爸的吧?”周军问:“你爸在家吗?”苗苗说:“我爸爸开会还没回来。”话音刚落,门突然有节奏地响了三下,周军紧张地站起身,手伸向了口袋里的把那把刀子,苗苗说:“是送牛奶的。”

苗苗关上后,周军环顾了一下室内,他两眼盯着苗苗,手慢慢地伸向了口袋里的把那把刀。

苗苗似乎浑然不觉危险就在眼前,她后果盘里拿了一个苹果给周军:“叔叔,您的工作累吗?”周军说:“我没有工作了!”苗苗不相信似的问:“怎么了?”周军说:“让你爸爸开除了!”苗苗说:“您工作得那么好,爸爸为什么把您开除了?”周军不愿和她多说话,他再一次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苗苗问:“叔叔,您要走吗?”周军说:“我上卫生间。”周军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蓬乱的头发和惊慌的眼神,他拍了拍狂跳的心口,正要破门而出,门铃骤然响了。

周军的心“扑通”一声又狂跳起来,口袋里的把那把刀子已被他攥出了水。他听见苗苗叫了一声:“爸爸,周叔叔来看您了!”李总问:“找我有事吗?”苗苗接过话头说:“周叔叔现在没有工作了,他想让您给他安排个工作。”周军感激地看了一眼苗苗说:“我听说公司现在和外商合资了,想在公司里找个工作。”苗苗拉着爸爸的手说:“爸,周叔叔跟着您干了那么长时间,您就给他安排一个岗位吧!”李总说:“好,难得我女儿求我一次,爸爸答应你!”他对周军说:“公司和外商合建的厂房很快就要动工了,到时候你先去工地当监工吧!”

周军从李总家里出来时衣服已湿透了,他看见苗苗朝他挤了一下眼睛。路过城南的护城河时,他看看四下里无人,从怀里掏出刀子,顺手投进河中,水里翻了几朵浪花后,很快又归于平静。



名家新篇

回叶兆言

很多年前,一位亲戚千辛万苦,获得一套住房,四十多平方米,有厨房有厕所。说起当时的高兴劲儿,最让人吃惊的一个举动,是他大踏步走进卫生间,放了满满一盆凉水,高高举起来,从头到尾浇个透湿。庆祝方式今天看来可笑,但对于渴望有自己住房的人来说,行为虽然夸张,却一点不过分。

我常有个最朴素的想法,就是在幸福的世界,也用不着白银铺地,也用不着到处七宝楼台,只要给每人配备一间房子就行。一人一屋,说起来简单,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,都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。有个词现如今经常被人提起,那就是要有“私人空间”,这话什么意思,翻译成大白话,就是一人有间房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,包括八十年代的很多日子,一家人住一间房,在城市人群中不说是普遍现象,起码是经常看到。那时候



男人在暮色四合的时候进了家门。女人看到男人回来了,高兴得不得了,像迎接远方的贵客般端茶倒水,又慌忙到厨房炒菜。女人一边忙碌,一边絮叨地给男人讲这些年家里发生的事。男人看也没有看女人一眼,女人戛然而住了口,怯怯地,好像自己做错了事情。

男人没喝女人端上的茶水,也没吃女人削好的水果,男人坐在沙发上,想着怎样把话说明白。男人这次回来,是要与女人离婚的。

男人和女人是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。说亲的时候,男人不同意,因为女人的一只脚有些瘸。男人的母亲说,她心肠好,脚上的毛病,又不得啥事,咱家,也只适合这样的女子。

男人孝顺,知道娘说的是实情,就不言语了。但男人不喜欢女人,女人知道男人心里不痛快,在男人面前就总是矮矮的感觉。女人一味地对男人好,似乎这样才可以弥补一些什么。

结了婚,两人搬到县城里,女人的母亲来看女儿,看到女儿租住的房子又小又旧,像散乱的鸡窝。男人说,没钱买房子,有鸡窝住已经不错了。

母亲心疼女儿,就拿了一笔钱给女人,让他们在城里买套房子。女人说,五楼的房子便宜,



红尘有爱

回关心

买五楼吧,省些钱可以给婆婆买营养品。那时,男人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,还经常头晕。医生说,半月得输一次液体,男人的母亲就他一个孩子,女人啥事都得想到。

男人的朋友约他去外地打工,说外面挣的钱要比家里多得多。男人动了心,又舍不得老母亲。女人那时刚怀孕,停了好久才说,要真想去,那就去吧,家里有我。女人把婆婆从乡下接来,和自己住到一起。

男人说,挣到了大钱我就回来。女人说,挣钱不挣钱你都要回来。

男人刚走几个月,男人的母亲就瘫在了床上。女人在信里告诉男人说,要不,你回来吧。男人是山,女人想靠一靠。

那时,男人的事业刚开始起步,就给女人回信说,你就坚持一下吧,我这边实在走不开。

女人再来信的时候,就不提家里如何艰难了,只说一切都好,让男人放心家里,照顾好自己。

男人这一走,就是五年。五年后,男人得到同村的伙伴捎来的消息,男人的母亲快不行了,男人只好打点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男人回到家,一看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,病榻上的母亲穿戴得干干净净,男人就想起母亲的话,这是个好心肠的勤快女人呢。

女人一直不知道,这五年来,男人的事业已经慢慢扩展开了,有了自己的公司,也有了自己的情人。情人是读过大学的女人,长得妖冶,有品有味。情人说,她想要男人给她一个名分。男人想,母亲已经不行了,这婚姻本来就是是个错

## 记忆深处那套旧房

多年,离开大学校园,没想到报效祖国,首先惦记的只是房子。填写分配志愿,本人的志向竟然是谁给房子,就到谁那儿去。我现在常常道貌岸然地对别人说,一个人的自由最重要,千万不要放弃理想,其实二十一年前研究生毕业时,谁答应能很快给房子,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贱卖了。

工作两年,拿到一套底楼没阳光的旧房。我一直在翘首等待这即将到手的房子,盼星星盼月亮,两年里偷窥了无数次,像贼似的在附近打转。我知道,自己一旦住进去,再也不用跑外面去写作。那时候,我仿佛屁眼里夹着蛋的母鸡,到处跟人借地方抱窝下蛋。我可以再也不用热得快烧水喝,不用骑着自行车出去上公共厕所。记得我是那样的兴奋,拿到钥匙的当天就搬了进去。什么装修,什么这个那个,都顾不上,我早已迫不及待,先住进去再说吧。

## 累了就数楼梯吧

误,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?就拿着写好的协议回来了。

男人把协议摊开在女人面前,说,我只要儿子,其余的东西归你,另外,再补偿你10万元钱。男人认为自己做得很仗义。

女人的脸霎时灰白。很长时间才呜咽着说,我不要你一分钱,把孩子给我我就成。

男人问,你为什么一定要孩子?你没有能力照顾好他,我可以让他读最好的学校,过最好的生活。

女人说,我有足够的爱给他,这就够了。正在争执,儿子跑了回来,说要上超市买零食,男人收起奶妈,陪着儿子下楼去超市。儿子长这么大,男人都没有照顾过一丝一毫,男人于是由着儿子买了许多东西。开始上楼的时候,儿子说自己走不动了,让父亲背他上楼。

男人背着儿子,只爬了两层楼,就累得直喘气。儿子问,爸爸累吗?

累!男人说,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。

儿子将小脸伏在男人背上说,爸爸,你觉得累那就数楼梯吧,一数楼梯你就不觉得累了。男人忍不住笑了,说,傻孩子,再数楼梯还是累呀。

儿子说,爸爸不在家的这几年,妈妈总是抱着我,背着奶奶到楼下晒太阳,晒完太阳上楼的时候,妈妈就开始数楼梯,妈妈说,数着楼梯就不觉得累了。妈妈的腿不好,难道爸爸还不如妈妈吗?

男人忽然怔住了,然后,眼里就涌上一层亮亮的东西。

## 独家连载

## 我要富贵 (三十九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底下的街道上乱窜乱跑,一遍遍兜圈揽客。可是坐车的客人实在太少了。

街上墙脚边,树荫下,人行道上,到处都是堆堆的从内地过海来找工作的人。每一个工厂、公司和大厦的门旁,总有一群群的人在转悠,看有没有招工的公告贴出来。可惜他们等来的不是“招工”,而是“歇业”“停工”的告示。

看着大铁门外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,我们这些铁门内穿着柠檬黄工作服的人,虽然饥肠辘辘,袋中空空,但心中却充满了自傲。

陈生还是天天来上班,但是现在他已不用巡查监管了,他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,做笔记,下午教我学英语。

每当星期五下午他和厂长返港,星期一早上他和厂长出现在厂里时,几千双眼睛都盯着

他俩,盼望着他们突然宣布开工或发工资的好消息。但是,一次次,什么消息也没有。

三楼四楼的两个漂亮的女拉长,这天下午突然来找我。她们看了里屋一眼,见陈生不在,就坐在我旁边。我抬头问:“有事吗?”

她们有些难为情,扭捏了一会儿,说:“林小姐,我们想让你帮我们跟陈生说说,跟他借点钱。”一年多来,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能和她们坐在一起说话,成为朋友。今天她们终于站到了我的面前,可不是为了友谊,而是让我替她们借钱。

“我爸病了,要钱买药,我以前的钱全寄回去了,每月只留100块钱吃饭零用,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。阿英也是,她现在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了。我们俩家都是农村的,家里负担重。”

一个女孩急急说完,垂下了平日骄傲的头。

我没有想到,平时两个漂亮骄傲得如白天鹅一般的女孩,会是从农村来的,是从那么贫困的家庭中走出的。我佩服香港老板改造人的本领,一个个土得掉渣、见了人缩头缩脑的农村男孩女孩,只要进了这些外资合资企业,领了工资,扔掉了原先从家中穿来的那身旧衣破裤烂鞋,换上新买的廉价的时髦的衣裳,立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顿时精明漂亮了许多。不出半年一年,那做派、举止、风度、谈吐,就大方得体得和城里人难有分别了,若回乡探亲,更是鹤立鸡群。

我想了想说:“那你们写个借条吧,陈生来时,我好跟他说。”

快下班时,陈生回来了。待他坐定,我鼓足勇气,拿着两张借条来敲陈生的门。陈生抬头见我,眼里露出了疑惑的神情。我站在门口,没敢进去。

“进来。”他坐在宽大的大班台后面说。站到他桌前,我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他注意到我手捏着的两张纸:“有事?”

我把两张纸递了过去。他拿在手中,看了一眼说:“行,你去把她俩叫来。”

两位拉长从陈生办公室走出来时,一人手里拿了一个信封,一脸兴奋的样子,眼里都是光,这个时候,她们显得单纯而快乐,经过我的办公桌时,热情地向我说“谢谢”。

但整个下午,坐在办公桌边的我浑身不自在,总感觉有一道犀利的目光,冷冷地刺向我的后背。